

茅盾全集

中国文论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本卷校注者：丁尔纲

校注定稿者：王积贤

茅盾全集

第二十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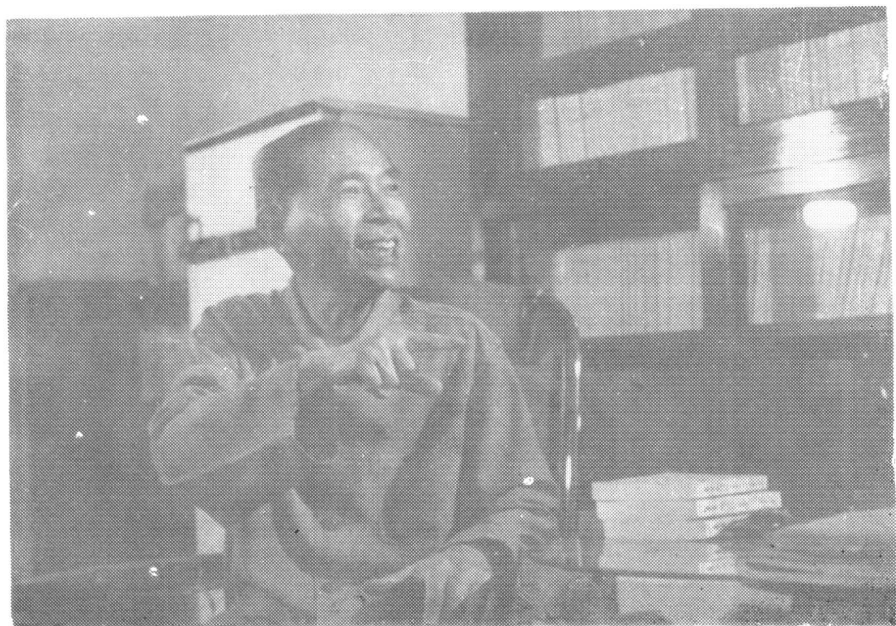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1996年北京第1版

1996年河北第1次印刷

ISBN 7-02-002296-0/Z·347

定价 43.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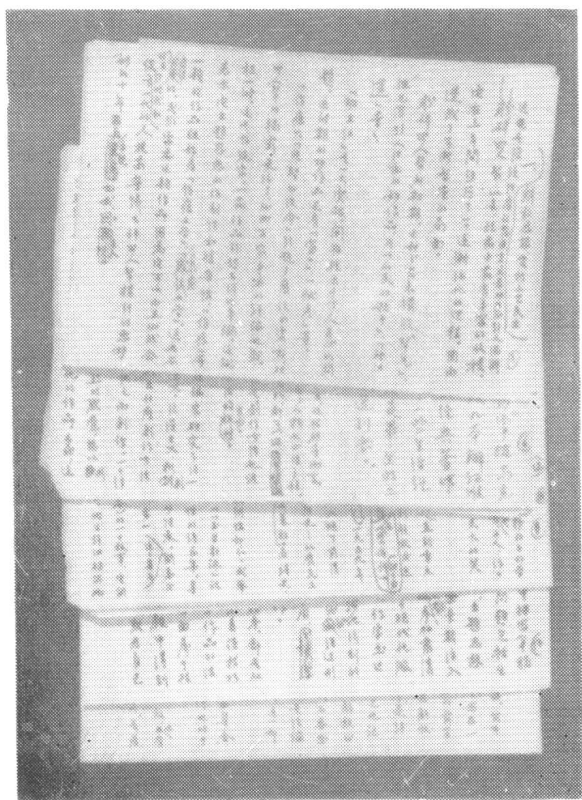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八年在家中与友人欢谈



一九七八年与叶圣陶、夏衍在招待会上



一九七九年在寓所与巴金畅谈



《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的手稿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者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一年间所作论文、短评、序跋、讲话等共七十篇。其中不少文章曾由作者分别编入《鼓吹续集》(一九六二年十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读书杂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茅盾评论文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短篇小说集》(一九八〇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近作》(一九八〇年五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茅盾论创作》(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茅盾散文速写集》(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文艺评论集》(一九八一年二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茅盾文艺杂论集》(一九八一年六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茅盾译文选集》(一九八一年九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等书,其余文章除少数几篇从未发表外,均散见于国内多种报刊,现首次編集出版。

篇目的排列基本上按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所收文章均据各初版本和作者后来校订过的《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评论集》,并参照初刊文字与手稿校注后编入本卷。

目 录

《鼓吹续集》后记	1
《渴》及其它	2
关于创作和评论问题	12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全国文化局长 会议上的讲话	
短篇创作三题	23
——与青年作者的一次谈话	
读书杂记	31
关于曹雪芹	89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关于曹雪芹》第三次修改后的几点说明	113
举一个例子	117
读了《火种》以后的点滴感想	129
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戏剧而奋斗	146
——在一九六三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 奖大会上的讲话	
读《儿童文学》	149

读陆文夫的作品	153
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词	175
读《冰消春暖》	181
我和鲁迅的接触	185
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	200
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万古长青	210
学习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213
老兵的希望	225
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	229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 座谈会上的讲话	234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238
漫谈文艺创作	250
外行人的祝贺	270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开幕词	271
化悲痛为力量	275
关于培养新生力量	278
驳斥“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 罪恶阴谋	286
《茅盾评论文集》前言	290
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94
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	301
——为路易·艾黎英译《白居易诗选》而作	

需要澄清一些事实	316
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	324
——对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	
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	
会上的讲话	326
对于儿童诗的期望	330
在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讲话	331
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	338
再说几句	342
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	350
温故以知新	353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	360
祝《地平线》出版一周年	362
马伶(抄自旧札记)	363
解放思想, 发扬文艺民主	366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	
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少儿文学的春天到来了!	380
——为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作	
两本书的序	384
外国戏剧在中国	387
关于《彩毫记》及其它	390
答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	394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序	407

关于选编《草鞋脚》的一点说明	409
《茅盾论创作》序	412
追念吴恩裕同志	413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415
《小说选刊》发刊词	417
《柳亚子诗选》序	418
魔术万岁	420
写在《给初学写作者的信》前面	421
一点希望	422
梦回琐记	424
欢迎《中国通俗文艺》	428
《茅盾译文选集》序	429
《茅盾文艺评论集》序	433
欢迎《文学报》的创刊	436
《茅盾文艺杂论集》序	438
《张闻天早期文学作品选》序	440
外文版《茅盾选集》序	441
重印《小说月报》序	446
《草原上的小路》序	448
《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序	450

《鼓吹续集》后记*

昔年曾将一九四九——一九五八年间所写论文若干篇都为一集，题曰“鼓吹”。近年以来，续有所作；出版社以为合编一集，可使翻检。于是鼓起勇气，选自五八年迄六一年所作若干篇，又加五三年所作一篇，合为一集，题曰《鼓吹续集》。时世变迁，两集各文涉牵到的创作问题，有些已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成问题，有些仍然成为问题；另外有些问题，本来以为早已解决，却又发现并未真正解决。至于自己的观点，或已后先异趋，或仍停滞不前。抚今追昔，殊深感慨。冷饭重炒，非敢云尚堪一快朵颐，聊以志个人思想之过程云尔。排校既竣，出版社以为例应有序或后记之类，因书数语于此。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茅盾于北京。

*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六二年十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鼓吹续集》。曾收入《茅盾评论文集》。

《渴》及其它*

《巨人的故事》、韶华^①，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此收短篇小说八篇。作者另有长篇小说《浪涛滚滚》，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按《巨人的故事》所收八篇，最早者写于一九五七年，凡三篇，最后者写于一九六〇年，仅一篇；而《浪涛滚滚》则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于筏窝水库完稿，同年十一月于抚顺修改，可知《巨人的故事》等短篇皆写于《浪涛滚滚》之前。

《浪涛滚滚》写水库建设，此类题材之长篇小说到现在为止，我仅见此书，而《巨人的故事》所收八篇中写水库建设者实居其六，我想，这些短篇可以说是作者计划长篇以前的“演习”。如果仅凭这些短篇来衡量作者的成就，那是不公正的；然而，如果我们也承认，写好短篇有时比写好长篇更难，那么，从这些短篇中也可以窥见作者才华之一斑。因此，我想就《巨人的故事》所收各篇说一说我的初步的感想。

《巨人的故事》中，写于一九五七年者，凡三篇：《渴》、《给孩子命名》、《梁上君子》；写于五八年者两篇：《在篝火旁边》、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鸭绿江》三月号。

① 韶华 一九二五年生。河南滑县人。作家。

《难解的纠葛》；写于五九年者亦两篇：《她们俩》、《长途电话》；写于六〇年者为《巨人的故事》一篇。以上仅《难解的纠葛》与《巨人的故事》写于沈阳，余皆写于水库工地。恐怕正是因为写于工地，所以紧张热烈的现场气氛颇为浓郁，大大地吸引了读者；但是，另一方面，也许有人因此而以为这些短篇与其算是短篇小说，还不如算是报告文学。随便算它们是什么吧，反正这两种体裁同样是反映现实的最灵活的工具，何况你要在这两种体裁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实在也困难。

《渴》，第一人称，约九千字，五七年写于大伙房水库。这就是一篇很难确定属于哪个体裁（短篇小说抑报告文学）的作品，但无疑地这是集子里最好的短篇作品（不满万字的）之一。

作品中的“我”，是某处水库工地的局长，在狂风暴雨的两天中，为了防卫拦河大坝，“我”大概接连三十六小时没有睡，现在“我”在拦河大坝上值了一夜班回到办公室，浑身湿透，却一个劲儿叫“渴”。通讯员小李拿来了水，却又烫嘴不能喝，倒了七、八碗正凉着，“我”坐在那里等，就睡着了，可是电话铃响了，防汛指挥部通知，上游大雨不止，八小时后一股洪水就要冲击拦河大坝了，“我”听完电话，就往坝上跑，却忘记穿雨衣；回去穿雨衣，又和运输工区主任撞个满怀，他有要事，抓住“我”不放，同时电话又来了，——这是电工科来的，这已是第三次了，但是“我”还没工夫接电话，安全科长和一群人又来报告昨夜发生一个人身事故。等到把这一切都打发完，“我”想起喝水，回头一看，凉着的七、八碗都被刚才进来的那班人喝光了。小李又倒了几碗，可是“我”等不及，转身就走了。此

后，在路上，“我”看着大坑小坑都积满了黄褐色的泥汤，便想到，要是清一些能喝就好了。当“我”被广播喇叭叫着要他到了事的南干线大桥时，小李又追来说，市电业局有急事，“我”一面朝南干线大桥的方向走，一面又叫小李倒几碗水凉着：“快把人渴死了！”抢救了南大桥，又回到工区办公室，“我”才又觉得渴不可耐，但是小李并没有给准备凉着的水，因为茶炉被水淹了，木柴又通通湿透，烧不着。但是市电业局提出的紧急停电问题，急待解决，“我”又顾不到“渴”了；待停电问题解决，市长强迫“我”回去休息，——吃饭，睡觉，“我”却说：“吃不吃东西，睡不睡觉，都在其次，我只想回去喝口水。”可是在回到宿舍的路上，一条小桥早被洪水冲塌，跨河架了根钢绳，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我”过这钢索桥时掉进水里去了；在水里被冲走了三、四十公尺，这才被小李救到岸上，就这样，“我”在水里被迫喝了几口水；——在几次要喝水都没有喝成之后。最后，到了宿舍，小李第一件事是提了暖壶去取水，“我”躺在床上想睡却睡不着，猛听得窗外播音喇叭叫道：库水位已经上涨到……离大坝高程只差一公尺半了，水势仍在飞快地上涨，号召全体职工都来抢救大坝。“我”没有听完，抓起雨衣，就走；在门口，正碰着小李拿了水来，小李叫道：“水，水，你还没喝水呢！”回答是：“还喝什么水，刚才在河里已经喝饱了。”

写工地上抢救的紧张场面的作品，我们有许多，也都写得有声有色，但是，从“渴”字上着手描绘，以我之孤陋寡闻，除了此篇，却还没有读过第二篇。尤其巧妙的，这奇渴是发生在狂

风、暴雨、浑身湿透的人；而且第一次有水不能喝（太烫），第二次无水可喝（茶炉给水淹了），第三次不可喝时（掉在河里）却喝了，终于有了好水时又不想喝。章法变化，然而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

暴风雨，运输线出事，电源成问题，大坝如果溃决，库内十几亿立方的水，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下游的城市，所以大坝必须抢救，而大坝之抢救又与运输线之畅通、电源之供给有连带关系，——所有这一切复杂紧张的事件，都通过“我”来表现，头绪纷纭而作者写来一丝不乱；上万人在同自然搏斗，作者既写全景、又写局部、既有远镜头、又有近镜头、也有特写，多么错综变换！

但是，斗争虽这样紧张，全篇笔调却始终明快而诙谐，不给读者任何咬紧牙关拚命的印象。我们看它怎样写水势之凶猛：“……我走上横跨河道的一号大桥。浑浊的洪流从桥下面奔腾旋转向下游流去。站在桥上看来，它翻滚、呼叫着，像整个大地都液化了似的。大桥又好像一节巨大的横架在河上的火车，疾速地向前奔驰，大地疯狂地后退，其速度使人头晕目眩。”这一段，先写桥下水势，次写站在桥上的人朝下看，却感到桥在向前奔驰。这样的动的境界不是亲身经验过是写不出来的。作者又进一步写水势之急、其力之猛：“想用大竹杆往水下插，看看水有多深，可是水流太急，插不进去！于是改用钢轨。可是，当钢轨的下部刚刚接触水面，一经水流冲激，钢轨便猛烈地倾斜了，工人们身子摇晃起来，几乎要被打进水里去，……工人们一放手，那根钢轨像一支射出去的箭，在水面